

穆斯林族群问题

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原因剖析*

刘冬

摘要: 由于法国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第二代移民又缺少在法国社会中向上晋升的渠道,使他们在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实际上处于与主体社会“断裂”的状态。而这种“断裂”状态又为伊斯兰思想在移民社区的传播和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提供了机会。但在本土法国人看来,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对法国“共同文化”构成威胁,对威胁的感知也催生出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面对歧视,法国穆斯林群体对自身的边缘处境强烈不满,并使少数人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

关键词: 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

作者简介: 刘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1-0069-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共造成至少132人死亡。人们在谴责恐怖主义袭击的同时,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又是法国?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由来已久,骚乱、示威游行、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总是能够占据新闻的头条,而事件的参与者又都是那些生在法国,长在法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来自北非马格里布的二代、三代移民。虽然不可否认,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产生也具有某种文化和文

* 本文系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人文社科项目“美国种族主义理论渊源研究”(JS2015HGXJ0077)的阶段性成果。

明冲突的特征,但文化和文明上的冲突仅是表象,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不断发酵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成因。

一、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断裂”

由于法律禁止按照民族或是宗教信仰统计人口,即使是法国政府,也不能掌握国内穆斯林人口的准确数字,而不同机构做出的估测也有很大差异。2011年1月,皮尤(Pew)中心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0年,法国穆斯林人口总数达470万人,占到法国总人口的7.5%。^①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2015年穆斯林人口在法国总人口中占比介于7%~9%之间,总量介于467~599万之间。^②历史上,法国穆斯林曾专指忠于法国的穆斯林士兵及其后裔。^③现在则主要是指定居法国的马格里布移民及其后裔。由于法国“第一代”穆斯林主要是以二战后迁徙到法国,教育水平低且缺乏技术的马格里布劳工为主,而二代移民又大都子承父业,^④较低的劳动技能和经济条件决定法国穆斯林在多个领域与主体社会处于“断裂”状态。在社会学家看来,这种“断裂”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资源的“被剥夺”。^⑤

(一) 住房领域

法国穆斯林在住房领域与主体社会形成“断裂”与法国住房制度改革关系密切。二战结束后,法国遭遇到住房危机。为解决国民住房问题,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法国开始大力兴建由政府提供补贴、私人部门进行投资的低租金住房(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随后,一大批全新的、独立的、功能单一的“大型社会住宅区”(Les Grands Ensembles)出现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郊区。不过,以劳工身份来到法国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些得到政府补助的低租金住房。直到20世纪70年

^① 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2011, <http://www.pewforum.org/files/2011/01/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② CIA, *The World Factbook: France*, CIA, December 7, 2015,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fr.html>.

^③ Oliver Roy, "Islam in France: Religion, Ethnic Community or Social Ghetto?," in Bernard Lewis, ed., *Muslims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4, p. 55.

^④ A.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43.

^⑤ Silver, Hilary,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pp. 531-578.

代中期,法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家庭团聚成为马格里布移民进入法国的主要形式之后,出于解决穆斯林移民家庭团聚的需求,法国政府才开始为穆斯林移民移居低租金住宅提供资金补贴。

第一代法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是以赴法男性劳工和以家庭团聚为由迁居到法国的妇女儿童为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完全融入法国社会。大批穆斯林移民在政府支持下搬入低租金住房后,给入住社区早已形成的居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当时,法国政府也开始放松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借助自由市场拉动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政府开始通过提供个人住房补助,帮助国民改善居住条件,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则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购买房屋。^①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面对穆斯林移民的侵入,法国白人和中产阶级开始大批搬离低租金住宅。如按居民的国籍进行划分,到1990年,仅有13.7%的传统法国家庭居住在低租金住房中,而居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裔家庭占比高达43.4%和44.3%。^②

法国在政府控制的房产中施行严格的配额制度,也就是在低租金住房社区中维持法国家庭和外国家庭的合理比例。当大量白人搬出低租金住房后,地方政府为抑制法国家庭在特定低租金租房社区所占比例的下降,往往会把已获得法国国籍的穆斯林家庭分配到穆斯林移民聚居的社区。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上述家庭无法选择,只能接受政府的安排。^③这也就造成法国穆斯林居所高度集中于特定社区,形成一个与法国主体社会“断裂”的穆斯林飞地,而失业、贫困问题又导致这些穆斯林飞地的犯罪率明显高于法国其他地区。很多穆斯林较为集中的社区被列为“城市敏感区”(Zones Urbaine Sensibles),成为被法国警察视为“不可进入”的区域。^④

(二) 教育领域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法国白人与穆斯林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法国穆斯林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本土法国人。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在学

^① 陆超、庞平:《居住隔离现象的内在机制探索与对策研究——法国大型社会住宅建设对中国大型保障房建设的启示》,载《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第54页。

^② A.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71.

^③ MacMaster Neil, "The 'Seuil de tolérance': The Uses of a "Scientific" Racist Concept", in Maxim Silverman, *Race Discourse and Power in France, Discourse and Power in France*, London: Avebury, 1991, pp. 126-157.

^④ 赵万智:《法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入困境与实践》,载《中国穆斯林》2013年第2期,第63页。

前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法国从 1963 年开始施行严格的学校分区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法国教育部门根据学校的不同层次和招生能力编制学校分区图(La Carte Scolaire),划定每个学校招生的地理范围。在学校分区制度下,每所学校要严格按照分区图进行招生,细致程度可详细到具体的门牌号,尽管教育部门每年也会对学校的招生范围进行微调,但每所学校招生的地理范围却基本固定。^① 由于法国穆斯林在住房领域与法国主体社会形成“断裂”,法国实施的这种严格按地理区域进行招生的教育政策实际上也促成了法国穆斯林在教育领域与主体社会的“断裂”。

由于本土法国人往往对穆斯林相对集中的社区“避而远之”,优质教师资源很难流入这些社区。在这些穆斯林聚居社区任教的都是最缺乏经验的老师,他们往往在获得足够的课时以后就迁往更好的地区执教。^② 正是因为无法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与本土法国人同等的教育条件,法国穆斯林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本土法国人。在法国,很多穆斯林青年往往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直接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而不是像很多本土法国人那样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法国摩洛哥裔著名作家塔哈尔·本·杰伦曾经指出,移民子女考入大学的比例仅为 4%,而与之对应的欧洲裔法国家庭子女考入大学的比例高达 25%。^③

此外,因为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法国穆斯林移民也被排斥于权力的大门之外。在法国教育系统中,“大学校”(Grandes écoles)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这些学校是法国上层社会补充新鲜血液的地方。”^④在法国,很多杰出的政治学家都是出自这些大学校。“大学校”招生制度与法国公立大学不同,“大学校”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预科学校(Preparatory School)的优秀毕业生,而预科学校又主要是在比较富裕的社区学校中招生。因此,在法国的教育制度下,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很难有机会攀上进入社会上层的阶梯。

(三) 就业领域

在就业领域,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群

① 王晓辉、刘育光:《法国民族政策与教育平等》,载《比较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0 期,第 68-73 页。

② Craig S. Smith, “Elite French Schools Block the Poor’s Path to Pow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05.

③ “A Survey of France. A Question of Colour, a Matter of Faith. France Must Face up to Its Immigrant Problems,”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6, 2002.

④ Craig S. Smith, “Elite French Schools Block the Poor’s Path to Pow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05.

体集中于工资收入低、技术含量低的就业市场;二是低劳动参与率和高失业率致使大量穆斯林劳动力退出就业市场。首先,在就业市场上,法国穆斯林集中于待遇低、技术含量低的就业岗位。法国第一代移民主要是以外籍劳工的身份移居到法国,他们所从事的都是本土法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资相对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体力劳动,如搬运工、泥水匠、清洁工、采矿工等。^① 由于在教育方面不能享有与本土法国人同等的教育条件,许多法国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依然大量集中于就业市场的最底层。2012年,法国就业人口中移民占比最高的几个就业部门分别是酒店服务业(17.5%)、保安和保洁等运营服务业(16.5%)、建筑业(15.7%)、家政服务业(15.2%)和房地产业(13.0%)。^② 虽然这一数据没有区分穆斯林移民和非穆斯林移民,但由于欧洲移民在法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布与本土法国人相近,这些数据更多反映了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就业状况。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上,法国穆斯林还因妇女低劳动参与率和青年高失业率与法国社会形成“断裂”。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方面,由于第一代穆斯林并没有被冲破原有文化和生活传统,这些移民家庭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家庭分工,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务。受这一传统观念影响,法国穆斯林女性(15~64岁)的劳动参与率极低。一份调研报告显示,1990年,法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为59.8%,而同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移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仅为34.1%和29.6%。^③ 极低的劳动参与率则意味着大量穆斯林妇女实际上处于与主体社会“断裂”的状态。

最后,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方面。由于法国严禁按宗教信仰统计经济数据,想要得出法国穆斯林青年准确的失业率十分困难,但研究表明,法国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同龄人。有资料显示,2015年法国的失业率将近10%,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接近22%,在移民聚居的郊区,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40%。^④ 极高的失业率意味着大量法国穆斯林青年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处于与主体社会“断裂”的状态。

① 郁景祖:《马格里布人在法国》,载《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3期,第91页。

② Département des statistiques, des études et de la documentation, *L'emploi et les Métiers des immigrés, Infos migrations*, Vol. 39, No. 3, 2012, p. 2.

③ A.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and US: Routledge, 1995, p. 110.

④ 欧光明:《国际视野下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思考》,载《民族论坛》2007年第3期,第6页。

二、伊斯兰思想的渗入与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固化

虽然法国倡导统一的法兰西文化,但由于法国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业等领域与主体社会存在“断裂”,法兰西文化很难渗透进穆斯林社区,而思想上的精神空虚,也为伊斯兰思想进入法国穆斯林社区、固化其穆斯林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在伊斯兰思想向穆斯林社区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伊斯兰极端思想。

(一) “舶来”的清真寺与伊斯兰思想的渗入

法国在 1905 年通过了《世俗法》(la Loi de séparation de l'Eglise et de l'Etat, 又称“1905 年法”),从此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世俗法》施行以后,法国政府不再拨出用于宗教崇拜的财政支出。而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巧妙地利用法国“政教分离”制度,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通过伊斯兰教来扩大他们在法国穆斯林社区中的影响和威望。^① 在这些产油国的支持下,“一座又一座拥有大圆顶、宣礼塔的清真寺开始在西欧城市兴建,形成穆斯林移民们的精神堡垒,也成为西欧城市中的新景观”。^②

在法国,不仅清真寺是在阿拉伯产油国支持下兴建的,主持清真寺的伊玛目(清真寺大教长)也是从资金来源国“输入”的。在法国,地方穆斯林团体为建立清真寺会从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筹集资金,并从资金来源国邀请一位伊玛目来主持清真寺。受邀来到法国的伊玛目通常并不了解欧洲现代文化,甚至不会讲法语,他们在法国宣传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来自阿拉伯产油国的伊斯兰思想。^③

(二) 法国穆斯林移民身份认同的固化

法国第一代穆斯林基本上是从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工人和家庭妇女,他们缺少知识和技术,很多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即使接受过正规教育,其教育水平也十分有限。穆斯林第一代移民、特别是妇女的法语能力非常有限,语言上的缺陷构成了他们融入主体社会的障碍。因此,在法国穆斯林第一代移民身上,仍然保留着大量来自迁

^①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 *Liens culturels et intégration: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Paris: Collection des rapports officiel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5, p. 37.

^② 李明欢:《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理想与困境——以西欧穆斯林移民社群为案例的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③ 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载《欧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出国的穆斯林认同。

法国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法语能力

	抵法时间	接受教育中包含法语%	理解法语新闻有困难%	不会或仅会一点%
阿尔及利亚(男)	1964	35	10	16
阿尔及利亚(女)	1972	25	46	57
摩洛哥(男)	1972	35	26	40
摩洛哥(女)	1979	29	51	65
土耳其(男)	1977	10	65	83
土耳其(女)	1979	0	85	100

资料来源: A.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71.

虽然法国二代、三代移民很多都获得了法国国籍,并且在学校接受了法语教育,但由于他们在住所、教育等方面与法国主体社会实际处于“断裂”状态,且得到沙特、阿尔及利亚资助的伊斯兰宗教机构又填补了穆斯林青年的精神生活。因此,穆斯林二代在成长过程中,身上深深保留着超越法国人身份认同的穆斯林身份认同。皮尤中心在2006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国穆斯林中,46%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穆斯林,而只有42%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国人。法国基督教徒的情况截然相反,在受访的法国基督教徒中,只有14%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徒,而83%受访者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国人。^①

法国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穆斯林认同,首先与伊斯兰教的教育密切相关。伊斯兰教的各种组织并不仅仅是传教机构,还承担着教育、救济、工作技能培训、信息发布等多项重要职能。穷人由于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而拥抱教会,并在得到救助的过程中由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一般信徒变成虔诚甚至狂热的教徒。^②一位土耳其移民在谈到子女教育时说道:“那些参加可兰经即《古兰经》课程学习的孩子和不参加的孩子区别很大,因为教养(upbringing)包含在学习过程中,包括对他们父亲的尊重、对客人的尊重。人们到访时,学习了可兰经的孩子会

^① 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6, 2006,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pdf/7-6-06.pdf>.

^② 李向平:《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6-30页。

尊敬他。但是,没学习的孩子却唧唧喳喳,惹人生厌……孩子们在学习可兰经的过程中学到这些他们从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①

法国马格里布二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形成也与他们的失落感有关。很多法国穆斯林二代、三代都已取得法国国籍,成为名义上的法国公民。但这些名义上的法国公民却在社会、经济领域与主流社会处于“断裂”状态。身份与地位之间的落差给法国穆斯林青年带去不确定感、迷茫及疏离感。这些接受过自由、平等的法兰西教育理念,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要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穆斯林青年便开始在伊斯兰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找寻尊重和平等。

(三) 伊斯兰极端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沙特、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在援助清真寺建设和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将瓦哈比—萨拉菲主义等伊斯兰主义思想带入法国。例如,“圣战”萨拉菲主义等伊斯兰极端思想开始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中传播。在这些极端思想的影响下,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一些在阿富汗参加过抗苏斗争的“圣战”分子来到法国之后,与其他为逃避本国政府打击而逃亡到欧洲的阿拉伯国家“圣战”分子一起,通过宣传、筹款和招募人员来支持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从事暴力活动,他们的活动也导致法国境内伊斯兰“圣战”网络的形成。法国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成长起来以后,逐渐成为这些“圣战”网络的主力。不过,法国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一样,与外部的伊斯兰“圣战”团体之间并没有什么实际联系,他们几乎都是独立采取行动。^②

“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以后,由于其十分注重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体工具宣传“圣战”思想、招募人员以及策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支持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法国一些激进“圣战”分子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并逐渐成为国际“圣战”运动的一部分。“伊斯兰国”主要依托两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一是利用“伊斯兰国”官方网站发布多语言的《大比丘》杂志以及在网站上发布视频、图片资料进行宣传和招募活动;二是利用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根据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进行一对多、一对一的具体指导。在宣传技巧上,与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不同的是,“伊斯兰国”组织除通过传播斩首、杀戮平民等暴力视频和暴力照片来刺激、吸引激进分子

^① 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载《欧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② 汪波:《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和内在结构研究》,载《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101-115 页。

外,还特别重视通过打温情牌的方式,例如传播打台球、吃零食、陪孩子荡秋千、给孩子送玩具等温馨图片来唤醒西方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以及全球“穆斯林皆兄弟”的意识。^①“伊斯兰国”组织运用现代化媒体工具开展的宣传活动也为其在法国吸引了众多信徒。

三、偏见下的歧视与少数穆斯林的暴力反应

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迁出国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黑袍、面纱这些可视化的文化符号对法兰西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穆斯林人口远远超过本土法国人的高出生率,这也让法国主体社会开始担心穆斯林会占领法国。在“伊斯兰威胁论”的影响下,法国主体社会开始不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歧视国内的穆斯林。而接受过法兰西平等、自由理念的二代穆斯林移民,面对生活的困境以及来自主体社会的歧视,更易于借助暴力这一简单的模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诉求。

(一) 法国社会对“伊斯兰威胁”的感知

法国人对于法兰西文化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能学会法语,接受和认可法兰西文化。但是,法国穆斯林的行动却与法国主体社会的希望相悖,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后,依然沿袭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不愿意与异族通婚,穆斯林妇女穿着罩袍、戴着头巾在大街上行走,穆斯林学生要求学校为他们提供清真食品。此外,在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下,一座座宏伟的清真寺出现在穆斯林聚居的社区,按人口比例计算,数量与穆斯林国家相比并不落下风。因此,对于本土法国人而言,他们感觉到是舶来的伊斯兰文化正在“侵犯”他们无比骄傲的法兰西文化。在本土法国人看来,即便穆斯林移民留念故乡文化,做不到完全接受法兰西文化,但至少也应该“出于对法兰西的礼貌而不在公共场合宣示自己原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②

由于法国穆斯林在认同上更偏重于伊斯兰属性,而非法兰西属性,很多本土法国人也认为具有法国国籍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不是法兰西文化的继承人。与此同

^① 万婧:《“伊斯兰国”的宣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第96-110页。

^② 严明:《巴黎骚乱与“法国在燃烧”》,载《中国记者》2005年第12期,第12页。

时,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率进一步加重了法国社会“共同文化”的危机感。在法国,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要远远高过非穆斯林家庭的生育率。研究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个法国育龄妇女生育 1.2 个孩子,而阿尔及利亚裔育龄妇女生育 4.2 个孩子。^① 由于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远高于本土法国人,法国社会的人口构成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预测,2010~2030 年间,法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将会从 470.4 万增长至 686.0 万,增幅高达 45.8%,而同期法国总人口仅增加了 6.2%;到 2030 年,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从 2010 年的 7.5% 上升至 10.3%。^②

由于法国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而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的情况又不好,法国主体社会对境内穆斯林的评价也总体偏向负面,并且认为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人口是法国社会的威胁。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10 年,54% 的法国人认为穆斯林不愿意融入法国社会,62% 的法国人认为穆斯林与西方人的关系是糟糕的,46% 的法国人认为一些宗教更具有暴力性(90% 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最具暴力性),68% 的法国人则担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③

(二) “伊斯兰威胁”下的社会歧视

由于本土法国人对穆斯林的评价总体偏向负面,并且将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看作是法兰西“共同文化”的威胁,与主体社会“断裂”的法国穆斯林群体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被攻击、被歧视的对象。这些广泛存在的歧视在进一步加深法国主体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穆斯林移民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在不断“戳伤”法国穆斯林的自尊。

政治歧视。在政治方面,法国穆斯林群体往往会成为法国选举政治的牺牲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下,法国政党政治开始逐渐右倾化。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即使是主流政党的政治精英参加选举时,也往往会将难以被法兰西文明完全同化的穆斯林移民作为攻击对象。例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参加竞

^① A.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09.

^② 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2011, <http://www.pewforum.org/files/2011/01/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③ Pew-Templeton Global Attitude Project, *Common Concerns about Islamic Extremism: Muslim-Western Tensions Persist*,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011,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1/07/Pew-Global-Attitudes-Muslim-Western-Relations-FINAL-FOR-PRINT-July-21-2011.pdf>.

选时,曾向媒体表明自己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法国人会厌恶移民家庭享受法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法国人不能忍受同移民居住在一起。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担任内政部长时,为迎合选民需求,也不断发出“扫荡问题街区”、“清除社会渣滓”的反移民言论。

进入2014年,伴随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法国接受中东难民压力的增大,高举“反移民”旗帜的法国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在2014年3月份举办的法国市镇选举,2014年5月份举办的欧洲议会选举,2014年9月份举办的法国参议院选举中均都取得了突破性胜利。^①法国国民阵线之所以能在2014年几场重要选举中胜出,依然是凭借一以贯之的反移民言论。例如,在2014年3月市镇选举结束后,为争取选民支持,该党领导人马丽娜·勒庞公开表示为伊斯兰学生提供没有猪肉的餐单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价值,法国学校的餐单毋须根据宗教做出调整,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宗教渗入公共领域。

经济歧视。法国穆斯林在经济方面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方面。为维护就业公平,虽然法国企业实行应聘者提交匿名简历的做法,但这一做法也不能完全根除劳动力市场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法国巴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曾经做过一项实验,通过变换应聘者的申请条件,向招聘单位递交了258份工作申请,试验的结果是,使用法国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法国城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高,而使用穆斯林姓名、居住地址填写为移民聚居区的应聘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最低。^②这项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法国穆斯林在就业领域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

文化歧视。法国穆斯林遭受的文化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右倾媒体对伊斯兰文化、穆斯林群体的攻击上。在法国,除少数几家媒体是国营机构外,占据主体地位的都是私人媒体机构。法国的私人媒体除追求商业利润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随着法国政治的整体右倾化,右派媒体在法国社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媒体在报道法国移民问题时,往往会带有反移民、反伊斯兰的色彩。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右派媒体当属《费加罗报》,该报虽然也承认法国穆斯林受到失业、贫困等问题的困扰,但在解释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为时,却会将问题归咎于宗教、种族等因素。此外,该报也时常会报道法国穆斯林社区犯罪问题、穆斯林移民一夫多妻、穆斯林家庭

^①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53页。

^② 安替:《法国骚乱:93省的问题》,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1月21日,第51页。

逼婚以及反对年轻女性与非穆斯林通婚等问题。该报很多署名社评的反移民倾向更为严重,这些文章甚至会直接指责法国政府对穆斯林移民的姑息和纵容是造成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罪魁祸首”。^①此外,法国社会还活跃着诸如《沙尔利周刊》这样的极右派媒体,与《费加罗报》等右派主流媒体相比,这些媒体对伊斯兰文化、法国穆斯林群体的嘲讽和批评极为直接。

(三) 法国穆斯林对歧视的感知与暴力反应

对于来自主体社会的种种歧视,法国穆斯林群体也是能够感知到的。欧盟基本权利机构(Europea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2010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法国穆斯林青年中,46%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文化背景遭受歧视,31%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宗教信仰遭受歧视,26%受访者认为自己会因为肤色遭受歧视。此外,近40%受访穆斯林青年表示自己遭受过以踢打或掌掴形式的暴力,14%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被武器所伤。对于遭受上述暴力的原因,超过35%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近35%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25%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己的肤色。^②以上调研结果表明,法国穆斯林已经明显感受到来自法国主体社会的歧视,并且明确知道自己遭受歧视主要是源于自身的穆斯林和移民身份。

在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群体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中的下层群体则完全被社会边缘化。由于缺少政治、媒体等渠道表达自身诉求,穆斯林群体无力改变法国社会对他们的指责与攻击。当他们遭受到歧视时,只能如同社会中的其他弱势群体那样,通过过激的暴力行为表达自己诉求。细数法国经历的影响较大的穆斯林群体性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大多与穆斯林群体对歧视的回应直接相关。在法国,穆斯林移民因为肤色受到法国警察的格外“关注”已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而2005年10~11月的法国骚乱恰恰是因三名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盘问躲避在变电站意外死亡而起。2004年,法国通过“头巾法案”引发大规模穆斯林游行示威运动,其背后缘由则是因为穆斯林移民感到自身文化遭受到主体社会的歧视。2015年1月,《沙尔利周刊》遇袭事件,也是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侮辱所引发。

^① 严明:《巴黎骚乱与“法国在燃烧”》,载《中国记者》2005年第12期,第12页。

^②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 *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zation and Viol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 July 6, 2006,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pdf/7-6-06.pdf>.

近些年,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在法国开展的宣传与招募活动也将法国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中的“圣战”分子与国际“圣战”运动联系起来,这些在法国出生、在法国长大的“圣战”分子开始具备国际视野,他们对歧视的回应也超越了周边社区和法国本土。在这些年轻的法国“圣战”分子看来,他们自己已经成为全球“圣战”运动的一部分,当伊斯兰教遭到侮辱,其他穆斯林国家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也应当以正当的方式进行回击。^①而恰恰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出于捍卫伊斯兰教、穆斯林信徒尊严的需要,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年轻的“圣战”分子一样,开始加强在生活区域周边的活动,这一变化导致近几年法国频频爆发恐怖袭击事件。^②

四、结 语

法国穆斯林问题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之后30余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法国穆斯林问题的表现形式过去主要以法国穆斯林社区爆发的骚乱、穆斯林移民发起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为主。但在近些年,在“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宗教极端组织的影响下,一些在法国出生、成长的宗教极端分子频频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成为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新的表现方式。对于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不断升温,很多人用“文明冲突论”来进行解释,认为完全异质的伊斯兰文化难以融入法兰西文化。用文化和文明来解释族群冲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化习惯、信仰、价值观相近的族群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而文化迥异的族群双方,却会因为语言、宗教以及文化背景形成断层,进而导致公开的仇恨。^③

但是,在族群冲突中,文化发挥的仅仅是乘数效应,族群之间差异性越大,文化起到的乘数效应也就越大,面对相同的问题,族群之间爆发的冲突也就越大,但文化最终也仅是放大了原有的矛盾。因此,仅仅从文化入手解决族群问题十分困难,族群问题的解决还应当从更为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如果倒推法国穆斯林问题的产

^① AIVD, *From Dawat to Jihad: The Various Threats from Radical Islam to the Democratic Legal Order*, The Hague: AIVD, 2004, p. 28.

^② 汪波:《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与内在结构研究》,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7期,第101-118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生,可以得到如下逻辑:骚乱、游行示威、恐怖主义等部分法国穆斯林采取的暴力行动仅仅是弱势群体面对社会歧视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但歧视穆斯林群体这一社会氛围在法国的形成则主要与法国穆斯林群体保留有强烈的穆斯林认同,难以融入法国社会密切相关。继续进行推导,便可以发现,法国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强化,特别是二代、三代移民穆斯林认同的形成主要源自穆斯林群体在法国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法国穆斯林在住房、教育、就业领域与法国主体社会处于“断裂”状态,而这种“断裂”,恰恰又为舶来的伊斯兰思想侵入法国穆斯林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目前,穆斯林已经成为法国第一大移民团体,其数量仍在快速增长,如果不能妥善应对,穆斯林问题未来会给法国社会带来更大困扰,但法国不可能运用国家暴力去解决这一问题。时代要求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解决只能尊重客观规律,从移民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寻找应对之策。从法国穆斯林问题发生、发展的机理来看,穆斯林与主流社会“断裂”是穆斯林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法兰西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性又进一步加深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因此,穆斯林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提供给穆斯林群体特别是生活在“城市敏感区”的穆斯林失业青年与法国主体社会进行“接触”的机会。如前所述,文化差异与族群矛盾呈现正相关关系,族群之间文化差异越大,相互理解就越少,乘数效应也就越大。“接触”可以促进双方了解,消弭误解和偏见,从而降低乘数,进而改善矛盾双方的关系。但是,法国穆斯林问题也不仅仅是族群冲突的问题,其带有弱势群体表达自身诉求的特征。在法国,穆斯林群体,特别是穆斯林失业青年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失业、贫困带来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使他们高度敏感,当他们感知到周边社会的歧视时,往往会通过暴力行动表达不满和诉求。因此,只有着力提高法国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解决好法国穆斯林与主体社会“断裂”的问题,穆斯林问题才会最终找到解决的出路。

(责任编辑:杨 阳)

tional right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indicate that Kurds' struggling for their national rights has to experience a long proces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Kurds; "Arab Spring"; Iraq; Turkey; Iran; Syria

Author WANG Jiani, Ph.D. Candidat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oint Ph.D. Candidate, Duke University.

56 Separatism of American Black Muslim in 20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Nation of Islam"

Abstract Separatism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s to acquire equal civic rights, as well as winning political independence. Black Muslim, making full use of Islam tenets, destructed the racism ideas defining Blacks as inferior race, and then reconstructed national character so as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nd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slavery of Christianity in minds. Black Muslim's idea of separatism conceived in early 1920s,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booming of American racism.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developments of Black Muslim separatism experienced its heyday. Ever since 1970s, accompanying the elev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social status and improvements of racial relations in US, the separatism of Black Muslim had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tion of Islam",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s of Black Muslim's separatism, and further bringing insight into American racial problems and relations in 20th century.

Key Words U.S.; Black Muslim; Separatism; "Nation of Islam"

Author WANG Yezhao,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9 On the Causes of Muslim Immigration Problems in France

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ability amo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and channel for promotion within the society in absence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the French Muslims are actually in the state of "being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aspect of hous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etc. However, this circumstance provides chances for the spreading of Islamic thoughts in immigrant commun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ty of Muslims among immigrants. However, in the eyes of the local French people, they consider this strengthening identity of Muslims as a threat to French "common culture",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threatened has created discrimination of French society against Muslims immigrants. Confronted with discrimination, the French Muslims, who lack ways to express their own appeals, could merely express their demands by violence.

Key Words France; Muslims; Immigration Problems

Author LIU Do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We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83 The New Silk Road in West Asi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ortcut, through which the oil pipeline can be directly extended to the Persian Gulf through Pakistan, is very beneficial to China's energy supply security.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f China is able to build Sino-Pakistan Eco-